□ 12
3764
268

D12
3764
268

公羊義疏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疏〕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詞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詞則渝盟不得爲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廣雅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輸更也釋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

91-301

也調人凡有鬬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爲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墮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渝變也渝作䘏䘏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謄也輸與成對亦卽墮義成者有司讞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讞者也成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公羊義合

何言乎墮成注據鞏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也何道平墮成疏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爲而言此○注據鞏至墮成○卽上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

敗其成也注鞏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注鞏伐至與平○鞏伐鄭與平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按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翬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

曰吾成敗矣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故加曰據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爲內諱與吾

與鄭人末有成也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

疏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末作未誤何訓爲無明當作末宋十行本下句亦譌作未有成○注末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末無也小爾雅廣詁云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高注末猶無也○注此發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末有成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爲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爲共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

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注據無戰伐之文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爲鄭所獲疏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爲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云狐壤鄭地則左氏以狐壤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然之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爲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

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據鞏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據鄾至敗績○鄾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郤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鄾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據以爲難焉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鄾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疏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痍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于

痍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舉君獲爲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注復仇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注與鄾至文異○鄂本作異是也閩本監本毛本異誤是疏中引注同當據正鄾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嫌爲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自以魯君見獲故不言戰焉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刊偏誤偏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即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即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殽之戰日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

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
也雖欲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
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
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
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
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
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
猶其於諸夏也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
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
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
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
之蓋許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
之義故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
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
果成也蓋自翬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
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鄟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
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
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
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
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
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戰于之類辱莫大乎君
獲故深諱之也繁露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

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也○注稱人至絕之○
鄂本擅獲上有明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
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
死難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
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
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
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
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
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
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
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
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
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
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
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
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
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
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
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大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何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即本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據漢書律厤志載劉歆說云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三家於此並無異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時四時也○周禮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時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過歷也○說文走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

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繫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卽有所爲可知爾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據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釋文編必連反字林聲類皆布千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鏜云尚書作人時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燿史記漢書所引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

以曰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漢書律歷志劉歆說曰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曾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有事至定矣○包氏愼言時月日褒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人首書元年春王正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王不知省歲則不知爲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無以爲庶尹春秋以時月日進退王公卿大夫非春秋之法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

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欽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簒弑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成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今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吳而取吳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壬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晦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褒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褒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聽自我民聽故以天道正

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
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
取邑久暴師苦眾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
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
論備胡云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
譏久役也上四年莒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
葛譏久故同一傳也〇注古者至疾之〇白虎通三軍云古
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
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
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
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
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
明之即取何義為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之女
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
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
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譌鹽鐵論執
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
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
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
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畏此罪罟又備
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
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緜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
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暮長子不
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
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按詩采薇云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
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為懿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
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
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〇注不繫至取也〇
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
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
足據
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
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滕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注叔姬至滕也○舊疏云

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滕矣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注至是至國也○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慎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

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有汜篇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滕宜俱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滕賤至賢行○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滕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爲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爲嫡者以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爲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爲齊滅紀季以酅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滕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酅爲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

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姊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夫魯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一叔姬爲媵乎直是妄說

滕侯卒〔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邾滕雍曹〔疏〕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自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據蔡侯考父卒名〔疏〕○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疏〕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據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疏〕注據大至子男文〔疏〕○上五年傳文不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注滕侯至大國○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爲侯此稱侯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

邾婁子辭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慕賢親內褒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壹不見於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賢君褒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慕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若然辭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懋莊閔僖文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深著此滕侯卒爲褒文使與大國無嫌矣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敗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疏〕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褒亦稱侯微者稱人敗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侯者上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者晉爵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舉無義例也微者稱人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敗亦稱人者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敗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傳爲執宋公敗又十六年鄭人來渝平是也皆有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恆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恆在

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　美惡不嫌同辭

〔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弑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

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

哀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

〔疏〕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繻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而後言救救皆先言次而後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鄆讙鄋瞞侵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也○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弑卽位桓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卽位者是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入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弑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宣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以子卒不曰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纂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纂不明去葬嫌也纂明者書葬不嫌也齊景公之纂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纂也纂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纂也以書葬重於纂也齊景公之纂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纂徒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纂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纂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纂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纂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

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則與君弒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讀春秋者隅反可也○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閩本監本同鄂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辟先朝隱公故褒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葢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道所以懷諸侯也明子褒爲侯應以侯祿榮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辟不褒其父侯者舊疏云辟侯父春秋之前故無褒之文是也

夏城中丘〔疏〕杜云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故此傳云內之邑也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徑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漢志臨沂屬東海郡今爲蘭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問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故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疏〕注上問至書也○校勘記云宋本閩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問作上言當據正下文云因言可證若作問則與指問邑也問字複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因亦宜據正葢若但問何以書嫌止問中邱書之故均連城中丘問之明所問之故在城也**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城邑例時〔疏〕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用民力二時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二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令至壞敗○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弛作弛按釋文亦作崩弛弛俗字史記河渠書延道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書五行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溝洫志水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姓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公羊義疏八

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爲胥吏之書毫無意旨矣穀梁云城爲保民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城郭溝涂若並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即下九年夏城郎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僖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孰城城衞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卽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踰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夷仲年之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據諸侯之子稱公子〔疏〕注據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母弟稱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隸釋

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稱兄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爲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一國言之則宋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獻與子鮮同出敬姒故肸之卒鱄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分閩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

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
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同夏春秋變周
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家
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
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
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
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
敎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
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
之世且錄責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
也按孔氏此論洞穿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可通者矣○注聘者問也
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諸侯朝聘天
詩采薇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
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是諸侯不可使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
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
內見聘爲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
也亦以貴者來聘爲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

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
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天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
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
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
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
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
兼其中卽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
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
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
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廼厚也見
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
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
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
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璋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知實云
倫虞也據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
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
聘使大夫則三介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
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
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

聘曰問殷覜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侯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覲天子亦於廟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責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彼正据此以難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本作汎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袁山松篇又南經凡城東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邑考河內周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地凡伯國卿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衞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愼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據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覜聘之禮相接則曰

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春秋於天子聘屢書矣皆貶辭故鄭君注大行人間問以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爲榮北面稱臣受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證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大事表云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爲衞之南楚丘本戎州己氏之邑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卽此蓋宋衞二國相錯處杜云楚丘衞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二年衞文公所徙居楚丘曹邑文公徙居楚丘在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武縣則是春秋時爲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衞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衞之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衞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注上言至其異

○舊疏云謂聘伐辭異一人也天子之大夫也〔疏〕詩大雅瞻卬序云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爲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公羊宜如元年祭伯是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

據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疏〕注據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言伐也繁露王道云不得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則此專爲伐凡伯問故加之

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

執之則其言

伐之何注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是也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疏〕注尊大至國同○大閻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之與伐國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曷爲大之〔注〕據王子突繫諸人〔疏〕注據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也彼爲子突不能救衛故譏而書人以爲王殺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

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點也管子形勢解鬼神助之天地與之皆義爲許之執中國也淮南泰族訓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彼蓋取穀梁爲說穀梁以戎爲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注因地至正之○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于天子也楚丘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去京師遼遠且春秋內以京師當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差次也○注中國至伐也○白虎通禮樂云夷者僔夷無禮義定五年注云治國有狀能與中國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爲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注王道至之使貶而戎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

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其地何〔注〕據執季孫隱如不地〔疏〕注據執至不地○昭十三年晉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大之也〔注〕順上伐文使若楚匡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匡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傳兩言大之皆順上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匡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匡也○莊三年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匡傳於餘匡者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侯在疆場膳宰致饔司里授館猶懼不敬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侯不在疆膳宰不致饔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饔廩人獻飧賓至如歸今侯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宜赴救故以楚邱爲國之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戎侷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麋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錄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侯伺雖不戰鬬當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爲中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不諱獲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六終

子汝蒸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愼之無王者遇在其閒置上則嫌爲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杜云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魏世家无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至愼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

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爲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閩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入年春王宋公衞侯遇于垂即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衞侯云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屬于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天法即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愼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疏〉唐石經宋本閩本毛本同作祊本亦作邴漢書五行志引作邴左氏作祊下同古方丙同音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釋文作柄云一作枋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邴郭璞曰邴鄭邑左傳作祊古丙方同字是也杜云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水經注沂水篇洛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釋

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祊而易許田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祊城卽古祊邑也方輿紀要祊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邴亦見鄭伯之背叛矣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稾穀而已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

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紬陟五年親自巡守
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
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
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是也疏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
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
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
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
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達
闕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
閒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

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
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
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衞以道路並遠
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
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
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
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
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
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覲其方
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
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即所以祭天告
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
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圖中明堂五室
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壇
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令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望祀方明故以明堂言之
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
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
遺象禮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
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

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燔柴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白是正論郊特牲曰天子實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即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柴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柴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泰氏蕙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大宗伯吴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之禮也又云儀禮覲禮白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上巡守諸侯來覲爲壇壝宮加方明四傳賓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氏此論尤爲分明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各六尺在其中矣漢書律厤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竹書紀年太甲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而已可知注氏中明堂通釋云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踐土猶有其禮葛守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絜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絜改潔非釋文出絜齊二字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義本相足對文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即作齋字○注所以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十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

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其實者謂殘牢牽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圭國致給此方獄之下莫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稟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冊袤冊按漢石經論語有冊字說文無之惟林部棄下云冊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卅卅唐石經猶然者經音義作冊强而仕徐本蓋廣四袤四非○注歸邶至詠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邑邶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愼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譏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

○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讙及僤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紬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何休公羊義疏九自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糾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尚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守也孟子梁惠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爻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公羊義疏九

牧皆叠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玨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物也物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尚書至是也○皆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尚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燔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言初者文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

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裁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南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偏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中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用今文爲說古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鄂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尚書者略同五帝紀言巡守與尚書略同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

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尚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謹案尚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尚書今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爲嵩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崧卽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其中嶽當卽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至中嶽見斯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廟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葢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禰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周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葢誤以禪爲

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郟〔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二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據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通義云來歸運灌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難也〔注〕入者非己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郟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

難辭〔疏〕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恒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邴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府罪於鄭爲魯殺惡之意其日何〔注〕據取邑不日〔疏〕注據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

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疏〕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辟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辟同誤鄂本作吳伐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言我

我何〔注〕據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自入至獨我○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明言來歸矣無爲有內外不別之嫌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

〔疏〕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邴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故將以邴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邴爲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六月之八日亦無己亥爲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爲五月之十八日七月十九日也包氏愼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爲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爲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爲五月二日一爲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爲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爲八月之日時歷葢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爲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爲夏至也故移閏於九公羊義疏九

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疏注宿

本至之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褒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

日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褒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褒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褒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褒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疏七月無庚午爲六月或謂盟于瓦屋即此名勝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

士之絰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而葬不告**〔注〕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疏〕注發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卒日葬失其正也其衞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弒于州吁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發傳亦以月葬爲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据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誤枝句朔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子讀楚檮杌至于楚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說文邑部有郕字云地名疑即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

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從**而葬從主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沒壹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爲之作謚以易其名以甄其宮○注至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注〕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

〔疏〕注赴天至以告○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恩禮故爲恩錄也禮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昏昏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閔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衣注服

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
鹽鐵論作包丘子蓋古音通也按浮包古韵同部故从孚从
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
部捋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捋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
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
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閒大事表云今沂州府
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
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
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閒也浮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
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
明公鼒云據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
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
水東南流經邳鄉東南注于沂詳酈氏所記則邳鄉爲峴
山水所經其去峴山峴山非遠正沂水西北之竟況沂水下
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
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
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據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據與齊高傒盟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

疏漢石經微作徵此隸之變體○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竇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翬有緣詡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

疏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君祭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撫者其義通于春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稱人眾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爲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實莒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本所以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

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也其書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之謁言莒子則疑我故貶而稱人疑我貶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詞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詞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日其所常不忍避所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隱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爲至失之○隱爲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翬進詬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即言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邴是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肖起其事實甚惡矣蓋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讀春秋者探其稱人之故味其避子之旨則春秋之詭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爲與上輸平入邴相起也

螟注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

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螟爲食心蟲牽皆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據公子彄卒氏公子○上五年公子彄卒是也據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誤鄂本莊作據疏中標注亦作據公子彄當據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人爲滅不爲疾始

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此與上二年傳義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侈帥師入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春秋重首惡當誅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亦以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公羊義疏九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毋季史作冉季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非正甯所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之好許慎曰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二月癸酉大雨震電〔疏〕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雜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也凡雨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即穀梁注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慝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嘗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

雨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則震電未爲大異惟在二月爲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傲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又云離爲火爲日爲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

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迅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淵淵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電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中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讒間內直言之事彼所謂霆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霆眾經音義引劉瓛注電霆也與霹靂之霆別故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本作氷雪經義雜記云氷雪雜下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爲春分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雜雖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雜震呴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雜震呴相識以雷注文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雜呴誤皆謬

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雊雷諸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陰伏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聲入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可得聞微之於雉雊所以正月蟄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呴傳雉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必謂之雷則震呴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呴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尚始聞於地中則震電爲異明矣若依慝在二月於夏正爲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雊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雊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失其節故穀梁注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

月大雨爲水雷電是陽不閉陰出陛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倭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孚傳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翬驕蹇將弒君徵也○注日者至爲異○舊疏云一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卽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爲始雨日蓋本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云可字疑衍以已通補刊還作遷誤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爲言究也陽極於九發之九年是爲陽數已極也乾之上爻曰上九亢龍有悔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閒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疏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穀梁傳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始震電八日之閒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俶始至甚也○經義述聞云俶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俶作引此傳俶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俶厚也見大雅既醉箋俶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俶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俶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俶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弒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淺人

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俶與埱聲義同說文土部埱气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土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衡俶動也通義始既與俶同則气出土亦云俶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俶義非訓俶爲怒意謂始甚者始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按左傳云平地尺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篤殺之既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穀梁傳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春無愆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閒愆伏並作故愆陽爲隱公陽極不悔之象伏陰爲桓將以臣弒君以陰犯陽之象也春秋說云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城焉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疏〉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

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

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疏〉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俠即引徐邈之說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睹遂士喪禮備矣此訖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據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

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郎〈疏〉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莊魯之邊邑故數受兵——馬何以書不遺時也

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郎〈疏〉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邠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其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邠因以爲家則亦作邠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邾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晉時有琅琊無琅琊縣東菜集解引此注作琅琊華縣東南是也華縣故城在今費縣西防尚未爲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左傳以此爲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櫟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

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盖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

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疏〉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卑之也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杏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侯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介之故拘蔡侯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簒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也○注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挍非何讀爲交接之交言前爲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懻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載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爲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爲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爲捷舊疏云謂校挍之交不謂爲

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接之交不爲報也似爲明爽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楚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子〔疏〕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攷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據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貶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爲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爲伐鄭事貶故終貶於隱之篇其爲隱之罪人著矣翬之弒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爲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相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六月壬戌〇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爲二十日一爲三十日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疏〕杜云當在

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杜云郜在今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大事表十年郜子來朝此南郜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一統志郜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郜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郜卽古郜國爲仲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卽宋滅郜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郜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郜誤仞郜國尚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杜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部郠宋下邑疑卽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闕不日也〔疏〕注據取闕不日○卽昭三十二年春

王正月取闕是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曰〈疏〉通義云十日之閒而再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據取漸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注據取至不日○卽哀二年春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邾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甚之也〈注〉甚魯因戰灵利生事利心數動疏注鄂本正穀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內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曾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溴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卿雖取二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雖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爲楚靈齊桓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賢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命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醜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即于戾其心方踽踽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

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馴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偏戰者曰某敗某師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鄢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犖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疏〉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故復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公羊義疏九

正矣此
類是也

宋人蔡人衞人伐載〔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置載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勝段云說文戠字注云戠故國在陳留則戠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戴釋文引字林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載杜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志梁國蕃縣故城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弋聲弋聲與留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閒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衞輝矣水經注汳水篇汳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蕃獲渠考城縣周之宋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衞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留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鼄鼎引錢獻之云載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戠此用解字之體殆又以卽鼄字與然鼄音與戈音古實不同部

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注〕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注據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也因宋人蔡人衞人之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易也本此爲說劉炫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吉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韵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其州之民讀邪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衞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傳謂鄭伯聞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咎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

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不月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十月無壬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郕○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彼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那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入盛衛滅邢魯皆當法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那書日爲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漢書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薛在今爲兗州府滕縣地

其言朝何〈注〉據內言如〈疏〉注據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諸侯來朝曰朝大夫來曰聘〈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至內也○傳分別出來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

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郎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賜君親致饔既還圭饔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時其兼言之何注據穀邾來朝不兼言朝疏注據穀至言朝○即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此爲微國則彼以鄧爲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辟先朝隱公故衰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辟者儀父爵故與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辟先朝隱公故衰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辟者儀父爵故與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辟先朝隱公故衰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辟者儀父爵故與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

盟功淺滕辟朝功大褒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疏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注略小國也○滕子爵辟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褒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滕辟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辟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春秋正詞云此滕子辟伯也曷謂之滕侯辟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頒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荊人來聘書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法病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此二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重辟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篤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據滕現爵子而在辟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爲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爲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鮑引以爲比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

立法耳覲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郲杜云時來郲也熒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熒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今左傳取郲古來聲與釐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麰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熒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十年會中丘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詆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月無壬午據麻大事表許今爲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鄦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檇李本閩本

同監本毛本構作搆非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決其爲危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者上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益桓已長成不即退讓以致好臣啟衅身遭篡弒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邴十年取郜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災上五年八年螟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雪皆是詆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釁外內並生內謂子翬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十一月之二十日無壬辰十一月無壬辰

何以不書葬〈注〉據莊公書葬○閔元年八年葬桓公者桓亦被弒亦不合書葬也隱之也〈疏〉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據桓十三年葬桓王者彼文不合書葬也隱之不忍地也注隱之至隱痛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痛也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本此○詩相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也文隱若隱公見弒死而經不書葬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辭微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弒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義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

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耳觀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何隱爾弒也注爲桓公所弒疏公羊古義云蔡邕石經弒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其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又不敢卒倸閒司事可否稍稍弒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弒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申志反注及下並同弒則何以不書葬注據桓公書葬疏公書葬○卽桓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甯有臣子弒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

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弒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弒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譏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亦卽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弒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德師也疏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毛本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並有子字閩本監本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引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

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据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讐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矣不書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云誠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正用此經義也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簒弒其君而立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弒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弒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是也○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己師者亦作已字當据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叶○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即一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趙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弒賊不討徧責舉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弒責之深而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子女子子蓋皆己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郎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魯子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已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見公羆何以不地〔注〕據莊公羆于路寢是也路寢〔疏〕注据莊至路寢○公羊義疏公羊義疏九

憫而肯之也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尸之處〔疏〕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强之强非强弱之强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不必被殺者始目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仆也僵通作殭仆也偃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僵言國不顛仆也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疏〕注據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改正本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據爲難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繁露玉英云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娶即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慎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疑弒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弒之○舊疏云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歸賵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傳曰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讒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七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十

桓元年
盡是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南菁書院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譙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弒隱公于鴬氏而立子允是爲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位立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旣入立于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盉和鐘立公入右散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卽位少見卽立矣

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注據莊公不言卽位疏舊疏云莊元年傳云弒君子不言卽位而此不言子者欲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寗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子之道言子矣然則宣之書卽位亦猶是矣穀梁傳云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注故謂弒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據莊至卽位○卽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卽位也以桓公亦被弒故據爲難如其意也注弒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

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弒君至其惡○繁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者卽位者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經義迭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

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無王之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隨舉見義不必皆順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卽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可知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書者不可枚舉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駁猶泥於杜預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之癡說恐未可語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閒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注故謂弒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直而至不盈○繁露楚莊王是故於外內差賢不肖而等之正直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外內差賢不肖而等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注尊卑至卽位○卽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尊卑也舊疏云繼弒君者無道而不盈者桓之文今此書其卽位直是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顯於內諱而書其卽位以見其弒不盈滿其諱文故曰

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襄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弒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不諱而猶書即位以著其惡不盈爲諱亦即董生所謂諱而不隱也○注桓本至隱也○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嫌桓貴弒君見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尊尊君位既正舉國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賊賊君之人無論尊卑賊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賊賊君也春秋爲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告之天子雖云攝位桓亦北面而臣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加之篡以張法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義亦合惜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非有至即就也○注先謁至服焉○此記當時天子諸侯即位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即書洛誥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所言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書所言將封周公後告祭文武也白虎通號尚書曰王肅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之位何緣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

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瑁王以授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即位也陳書沈文阿傳文帝即位剋日謁廟文阿議曰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亾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召爪牙成王在丧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而還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周須臼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丧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也則隆周令丧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丧畢反服行三年丧禮此自唐虞以來丧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爲訓也凌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丧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丧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倡議于前蘇軾著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爲出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焉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

晃藏銅反喪明未稱王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燈用吉禮此三證也蕭琛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即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政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柬之曰顧命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殂即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祫禘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光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爲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于嬴六年夏四月公會齊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外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接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弑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成十年疏有之字于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亦作去王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

告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會皆不
致者孤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弑又不討賊故絕臣子
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
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弑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
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
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
明君臣皆
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注〕詩閟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
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寰宇記許昌城南四
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
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疏〕〔注〕據實至璧也
不言以言以非假也〔疏〕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
表云以璧加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祊不足當
許田故復加璧臧氏鏞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
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
作假據裴駰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
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
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
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即以加代假致璧新

義也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注〕爲恭孫之辭使若
暫假之辭〔疏〕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爲恭亦
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爲恭至之辭○杜云魯
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
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
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
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
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
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旨

易爲爲恭〔注〕據取邑不爲恭敬
辭〔疏〕注據取至敬辭○舊疏云即哀
八年齊人取讙及闡之屬是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疏〕穀梁傳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
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焉

許田者何〔注〕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爲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爲
不得專地申明假義已
訖故更端問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

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
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
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
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誡之辭古者天子邦
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
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
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
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
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
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
起從魯假之也疏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
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潔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韋注引唐尙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官道僕以朝夕燕出入其瀌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

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日一見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專朝○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舊疏云故卽位至小聘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一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聘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一朝天子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卽所云夏殷之禮也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互異一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皆歲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互異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天子巡守之年於五年閒正得五年一朝前後相去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强淩弱衆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

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皐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之孝以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譌隱八年注云五年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

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注孝經至助祭○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甸服貢嬪物注絺絺粗也男服貢器物注元纁絺纊也衞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裸將常服黼冔是也○注尚書至以庸○舊疏云此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玉裁尚書撰異云逸書也乃虞書之譌見堯典篇段氏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按舊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賜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

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敷奏之訓也與皋陶謨敷納以言義異敷奏者自下言之敷納者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也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宿者至之辭○說文宀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詞楚辭初放塊鞠兮當道宿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圖篇宿注夜止之義凡先期申誡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眡滌濯注宿申誡也因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為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為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先期齋宿質明入覲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諾注宿預也皆與先誡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猶戒戒輕肅重也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通同按周書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但云百里為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為遠郊矣何氏不分州野縣都之名或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目之王圻千里四面至畺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也四百里縣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采地也三百里稍地以內天子大夫所受采地也二百里甸地以內則六遂焉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皆可分賜諸侯若拘於百里郊以百諸侯京師之地不能容矣○注諸侯至敬也○儀禮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郊謂近郊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禮明諸侯為先告至矣故儀禮聘禮云反竟張旜誓即告也又云乃謁關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為關又云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宜從同也類聚引白虎通曰朝禮奈何諸侯也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前無文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必有禮儀惜禮經文不具耳以聘禮效之及竟君使問所為來之故也遂以入謁道之是使者既謁入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於君於是君使士請事矣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

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旃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鄰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不必有此謙矣由猶通塗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塗作途下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客之禮宣十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是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記云須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據正按下二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側得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觀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按書康誥王若曰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又鄭注略說云孟迎也書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珍美怪異川之所有無

父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勞來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覲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去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舍以便辨色卽入也覲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覲禮云舍外是也○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云鄭魯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桓公至之封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魯桓鄭莊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之爲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爲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爲假田故以惡移鄭爲外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爲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赴許田之爲魯邑也春秋上下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爲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此魯朝宿之邑也則

爲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則爲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爲爲謂之許田繫之許近許也（疏）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卽取此爲說全氏祖望經

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達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郎田多稱田邑多稱邑之義也通義云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不直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郎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郎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平曠之區溝洫交錯同井合作郎爲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商賈閒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日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人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

箋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別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而所生者道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盟例日惡不信也舊疏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備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爲丁未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備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亦作粵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簒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幷之所致〈疏〉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直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洪範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禘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簒君陰逆甚矣大水之災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穀梁傳無事焉爲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八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十一　　南菁書院

桓二年
盡三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焉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

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
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疏〉注以公至問之○公夫人言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注云比夫人薨故不得並及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也今與夷與孔父君
尊臣卑言及故問之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
答問云儡即及者何累也之
賵注引作壞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
奕本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
西征賦曰寮位儡其隆替寮
喪容儡儡義並同按如注義
儡之解也累蓋即纍之省說
纍乎如貫珠由連綴引申爲
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者
云大罪勿纍字本从三田今
奇注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
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

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
父先死彼疏引糜信云累者從也謂孔
論語賢云孔父累華督之難
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
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疏〉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
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
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荀
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疏〉注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
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弒
昭公蕩意諸死之即未得以
何以書賢也〈疏〉通義云加及者賢之則不顯
書之則不顯與君弒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
名弒爲嫌矣何賢乎孔父〈注〉據叔仲惠伯不賢〈疏〉注據叔至不賢○成十五年傳
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
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
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
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
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
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
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

是以不書故據之也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以稱字見先君死〔疏〕繁露
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稱至君
死○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
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
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
父字諡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賢孔父
仇牧褒獎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其義形於色矣何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矣三年同矣者
也國語晉語曰矣吾君何
矣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
其矣何弗敬是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
日後漢書孔融傳論曰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
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家而長百姓盧注家采邑周禮春官序
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
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皐陶謨夙夜浚明有家傳卿大夫
稱家禮記曲禮凡家造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即定十二年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
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
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
甫注字或作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童某甫注甫某甫且字
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為甫之叚借舊疏云穀梁
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諡也後人每疑
於父字非諡諡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諡字
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為司
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
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
子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
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為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
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按左傳雖有督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為宋卿何至不
依禮蔽面督弒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宣言曰
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閏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即動于惡傳
明云先宣言曰則為華督誣孔父明甚杜預即以此二事
坐其罪狀無非為司馬昭賈充等留餘地耳即見妻于路一
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掊擊不
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
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士既不稱大
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

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殁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愼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眾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詞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殺則稱謚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其實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

免疏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趨趍也趍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亡者死亡小者傾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寧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三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興鄰國豈直免弒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鹽鐵論殊路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

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睨而亂俱與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祉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辱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疏）繁露服制象云故文德爲貴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督欲弒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閑也

閑卽爲君扞禦人莫敢弒難之意焉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患害也○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篇文樂道人之善季氏篇文儼釋文作嚴云本又作儼魏書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下僖十一年疏校按此注舊在傳末何氏終言之也此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下便輕爲倒置又按何注本有傳無經故知何煌浦鏜皆誤會傳而不注經故知何注傳而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弒明當爲附庸君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祉稷所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舊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衞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督督馮一事督當國則馮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

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以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徵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通義云即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用夷禮之說滕薛何事直是囈語

府境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穀以成宋亂〈疏〉杜云穀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注〉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注目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桓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矣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

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繁露奉本云於穆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唐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

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薄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薄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羼入因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叉雩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言日痛其禍也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聞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書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漸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皆生此矣隱亦遠矣昌爲隱諱注據觀魚諱疏注據觀魚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注據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據入極諱滅輪平諱獲之隱賢而桓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據此也隱賢而桓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弒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
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校勘記云賤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沖宮書本明閔齊伋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汝綸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賊爲譌字夌雲按隱元年傳明言隱賢而桓貴此云桓賊以桓弒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弒君之賊春秋所賤也穀梁傳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賤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衛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葢齊陳鄭志在討桓公與宋馮均弒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注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城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者也玩此注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壞惡而討雖死不服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弒其君兄猶楚靈親弒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督既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又取賂而復立之惡疏十一

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穀以成宋亂則不僅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鄆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夏四月取鄆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鄆鼎何（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疏）注據莒至杞也○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器從名（注）從本主名之（疏）即此鄆鼎是也鼎得之是也○注器之自名矣穀梁傳孔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鄆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曰鄆鼎名者自命之謂也若繫之鄆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爲莒所有故即繫之莒不得曰杞牟婁也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據錯（疏）注據錯○舊疏

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注即就也○說文曰部即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之與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爾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按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爲明爽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樾云何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宋始

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鄫鼎〔注〕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主之謂之鄫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鄫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疏〕注宋始至大鼎○宋本主作王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鄂本作正當據正宋以不義取鄫鼎春秋即書其本名以正不義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者也故何氏云然其實宋即以義取亦止能謂之鄫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鄫故名鄫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鄫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若天賜之非○注鄫本至賜之○舊疏云謂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氏召南考證云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雒邑非得之泗也按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高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是鼎所以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乎斄公劉發迹於豳太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釋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以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遣奠陳奠五於門外是也天

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疏〉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此也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

錄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閻本監本毛本同宋本作創漢書班婕妤傳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子八籌篇鳥獸俄旬俄逃逃創者始也漢書班固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乍也待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交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卽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也弟子未解故云

爾〈疏〉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近

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之辭也〈疏〉說文口部否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口書此曰否者卽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皐陶謨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若楚王之妻媚無時焉可也〈注〉媚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疏〉注媚妹至文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媚廣雅媚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爲翳妹爲媚也媚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媚爲妻終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

爲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經不至文也○此對部大鼎繫部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四月無戊申戊申爲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日其誤審矣杜氏長厤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一日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

尊〔疏〕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三傳之義同○注納者入辭也○莊九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曰之明惡甚也拔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入此亦引內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餞納日僞孔傳餞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魯以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侐是也又史記世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曰舊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之○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宗廟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注故曰至至也○說文歎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口部嘆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有雚云嘅其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

設時也無尸者闕尸若食間則有出尸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獻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尸而聽皇侃禮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亦與鄭氏無尸者闕尸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尸宜專謂尸謖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獨謂上云天子諸侯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上親親上親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鏜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尚否則下尚尊尊當作上庶不歧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易混李氏惇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郚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

冥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按紀侯爵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卽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德但以了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稱侯有司議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是也後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棟高大事表云漢世立后先進后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愚澤之濫自此始皆不知紀子帛爲關文故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陟公羊義疏十一

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郎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恒孔疏強爲申說謂蔡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醴水東經鄧城南左入汝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注據齊侯如紀○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

之柄自止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强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人元成哀間若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是眞平情之論矣按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威權替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子伯並稱故知此侯非本爵也知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恒稱侯下六年公會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毛本於作于○注月者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皆廣孝敬之義也舊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令與朝異○注葢以至封也○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

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通義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二圉注麗儀禮士昏禮儷皮注儷兩也麗儷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皆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

蓋鄧與會爾注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月及宋人可知是魯宋盟于侸都也此蔡鄭會于鄧與彼文同故知因鄧都得與鄧會焉通義云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侸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三至諸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其不賢爲主賢爲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鄫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云君大夫盟立郛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此不日爲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爲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爲小信辭矣桓弒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

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疏〉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干扈傳曰未出內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即棠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弒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注凡致至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郎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盟皆危亦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子郎隱之臣子君弒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絕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

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杜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一統志嬴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恒月其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者以言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見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祐田成宋其志以見其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

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
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
概以爲失不班賜故不書王
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
云天王失不班賜經不書王
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
室猶能班賜又襄二十七年
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叅杜
賜如杜所注賜既天王所改
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
班賜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
未有王賜無所出其年何故
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闕於
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賜過
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賜始
賜爲王班當一論王命甯敢
十二月叅仲尼曰火猶西流
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
欲以補正時賜既言賜爲王
王亦復何須王賜杜之此言
是杜氏失不班賜說不可通
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
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抑傳經

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
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也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魯桓
專爲亂臣留餘地故委說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既習杜
氏不能不强爲解說而又實有難通之處雖極力斡旋而終
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王也○舊疏云三年有王見始者
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
之終者卽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
王桓公之終者卽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不
就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初卽位之時自知已
篡戰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通
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是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
所以治桓也元年有王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
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
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旣非
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
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叅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
王云爾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
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
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
弑讎督之弑著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
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
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

祊田之類竟不知憚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八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顯孔劉二家牽涉穀梁甚無謂也春秋詳內而略外與夷終生之卒獨書王以正於義無取若謂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衞鄭盟于惡曹之屬何干魯事而亦不書王乎○注二月至而已○舊疏云即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曰如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絕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殷正月也王二月者罰弊殷舜王正月速亦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疏〕杜云蒲衞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疏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名府長垣縣治

事表云後爲甯氏邑在衞所以待晉楚也甯殖以蒲出獻公甯氏誅繼受蒲者爲公叔氏出于獻公復以蒲叛是蒲爲衞之巖邑矣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釋詁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爲言胥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曰胥匡能相匡○注時盟至相誓○釋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也若用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加坎血加書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耳知用

左者以祭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曰衞伯姬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誓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荊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按如曲禮所次則胥命其即約信曰誓乎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　何言乎相命〔注〕據盟亦相命不道也〔疏〕注據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彼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據以爲問　近正也〔注〕以不言盟也〔疏〕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屢盟其心一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如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古皆以胥命爲許之之辭荀子曾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皆以胥命爲善也　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禮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衞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者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求齊胥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衞胥命則功歸于齊以衞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歃血爲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弭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爲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衞亦非眞能不盟之國特此一事近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盛左氏穀梁作郕通義云蓋亦盛伯與會范注以郕爲魯地其即後爲孟氏采

邑之成與紀侯
二傳作杞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壬作申誤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厤壬辰厤治之當八月壬辰朔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厤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杪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夷狄〔疏〕注光明滅盡也○詩載馳既不我嘉傳既盡也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豈部曰既小食也即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見君子古皆訓爲已已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泛可小康箋泛幾也亦通既爲小食與盡訓別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既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則月食望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生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於下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注是後至甚也○舊疏云即下七年夏穀伯綏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

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微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成王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是其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鄧穀政教陵遲何說所本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狄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距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弒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拔嚴當云武誤兼地千里郎楚世家所云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續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入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讀注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勑厲日食既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

貪三十六故曰至讀也○注楚滅至夷狄○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傳聞世不治夷狄也僖二十六年楚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多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謂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錄夷狄滅小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疏〕通義云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以不日以惡桓也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疏〕杜云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一統志下讙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水經注汶水篇蛇丘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今俗謂之夏暉城說文邑部鄲魯下邑三傳皆作讙鄲正字讙假借也應劭注漢志引哀八年取鄲及闞是亦作鄲今三傳本亦皆作讙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

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疏〕穀梁傳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同○注以言姜氏也○舊疏云讙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讙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注禮送至出門○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注祭門廟門也閾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嫁娶云父誡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公羊問答云問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德視諸衿鞶公羊問答云問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士昏禮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母不下堂之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女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衿鞶此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

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閾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文說國策恐未可據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母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閾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注〕據讙魯地〔疏〕注據讙魯地○上傳云越竟送女故知讙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年傳自我言齊下九年傳自我言紀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亦卽此意注云恕己以及人也〔疏〕春秋據魯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亦卽此意注云恕己以及人者不奪人父子之親故也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

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舊疏云猶曰吾姜者孟爲衍字也○注所以至之親○下九年傳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亦卽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卽詩鄘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讙魯地也知從魯辭也以既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杜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暈何以不致（注）據遂以致夫人婦姜至自齊致○見宣元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暈當并致者親迎重在暈也上會讙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暈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例危重之（疏）穀梁傳其不言暈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暈如齊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通義云丁讙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暈當至復致○言若公不會于讙夫人不卽見公則暈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于讙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暈杜云不言暈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也如穀梁傳說則尙爲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讙致卽鄉者至讙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讙上按若讙上致宜書夫人姜氏至自讙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讙前亦危也○注月者至重之○舊疏云卽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夫人至危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問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注方分至

以書○若但問何以書
與下複問大有年不明
周也殷謂之祀四祀修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
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

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

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
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
少也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同戰國策齊策郎鄂僅存注僅
人部僅才能也音義一僅古文勤厪二形同說文
裁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詁哉始也亦即
才字皆與僅劣義近○注謂五至成熟○舊疏云舊本如是
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存字
解之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校勘
記云解非也此不衍漢人語言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
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
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
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辭今俗語猶
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
加四點者非穀梁傳
五穀皆熟曰有年

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

注問宣十六年○大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注謂五
見宣十六年經至成熟
○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
毛本作大成熟成熟亦當作孰僅有年亦足以
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

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滅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
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

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公羊古義云朱新
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
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
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
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
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
黷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
否也○注恃賴○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叠韻爲訓○注
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
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喜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

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是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秏滅此耗俗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九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